

资治通鉴

吴海京◎编著



续纪

四

以铜为镜 可正衣冠
以史为镜 可知兴替
以人为镜 可知得失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014037706

K204.3
51
V4

资治通鉴

吴海京◎编著

续纪

四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北航

C1725829

K204.3
51
V4

卷第一百七十九

【明纪二十六】起著雍摄提格，尽昭阳协洽九月，凡五年有奇。

英宗睿皇帝下之上

天顺二年

春，正月，辛酉，兵部尚书陈汝言有罪下狱，诛之。籍其家，赃累巨万。上召大臣入视，愀然谓石亨曰：“于谦被遇景泰朝，死无余资。汝言抑何多也！”亨俯首不能对。

言官劾定襄伯郭登结陈汝言获召，鞫实论斩。宥死，降都督僉事，立功甘肃。

乙丑，享太庙。甲戌，祀南郊。

上虽非太后亲生，而自幼恩养，情甚笃至，当上之迤北，数寄御寒衣裘。及幽南宫，又数入省视。至是，上谓李贤曰：“朕居南宫七年，危疑之际，实赖太后忧勤保护。罔极之恩，欲报无由，可依前代尊上徽号，何如？”贤顿首曰：“陛下此举，莫大之孝也！”己卯，上皇太后尊号曰圣烈慈寿皇太后，宫闱徽号自此始。

太后长兄继宗以夺门功，进会昌侯，世袭，加号奉天翊卫推诚宣力武臣，特进光禄大夫、柱国，身免二死，子免一死；诸弟显宗、绍宗、续宗、纯宗官都指挥僉事者，俱改锦衣卫，复乞加恩命。由是显宗进都指挥同知，子璉授锦衣卫指挥使，婿指挥使武忠进都指挥僉事，苍头辈授官者十七人。既而又命继宗督五军营戎务兼掌后军都督府事。

左右复有为绍宗求官者，上召李贤谓曰：“孙氏一门，长封侯，次皆显秩，子孙二十余人悉得官，足矣。今又请以为慰太后心，不知初官其子弟时，请于太后，数请始允，且不悻者累日，曰：‘何功于国，滥授此秩，物盛必衰，一旦有罪，吾不能庇矣。’太后意固如此。”贤稽首颂太后盛德，因从容言祖宗以来，外戚不典军政。上曰：“初内侍言京营军非皇舅无可属，太后实悔至今。”贤曰：“侯幸淳谨，但后此不得为故事耳。”上曰：“然。”

正统、景泰间，崇佛甚，每三年度僧至数万，上知其弊，谓李贤曰：“僧徒岂可如此泛滥！”是月，敕今后僧徒每十年一度，著为令。

二月，甲辰，命魏国公徐承宗守备南京。

蒙古孛来寇延绥，镇守都督同知杨信、都督佥事张钦御之青阳沟，大败之，钦复败之于野马涧等处。乙巳，捷闻，封信彰武伯，佩征虏副将军印，充总兵官，镇守如故。延绥设总兵官佩印，自信始。钦进都督同知。

戊申，复开云南、福建、浙江银场，并遣中官市云南珍宝。从司礼太监福安之请也。

是月，蒙古孛来寇凉州，安远侯柳溥坚壁不出，官军败。

闰二月，己卯，瘞土木暴骸。

罗绮之谪广东参政，快快未赴。辛酉，绮乡人告：“磁州同知龙约自京还，与绮言天子仍宠宦官，刻香木为王振形以葬。绮微笑云：‘朝廷失政，致吾辈降黜。’”奏上，捕绮下吏，坐死，籍其家，陈所籍财贿于文华门示百官，家属戍边，妇女没入浣衣局。

太平侯张軹纳贿乱政，亚于石亨。一日，軹早朝还，途中为拱揖状。左右怪问之，曰：“范广过也。”遂得疾不能睡，痛楚月余。三月，癸卯，卒。

上语李贤：“朕初即位，奉迎诸人皆以巡抚官不便，一旦革去，军官纵肆，士卒疲弛，文武官不相制之过也。”夏，四月，辛未，复设巡抚官。

秋，七月，癸卯，以定远伯石彪为平夷将军，充总兵官，御寇宁夏。

八月，戊辰，蒙古孛来寇镇番。

初，轩輗为刑部尚书。数月，引疾乞归。上召见，问曰：“昔浙江廉使考满归，行李仅一簏，乃卿耶？”輗顿首谢，赐白金慰遣之。会南京督理粮储缺官。九月，辛丑，上问李贤，大臣中谁曾居此职者。贤以輗对，且称其廉。乃命以左都御史往。

江淮盐民起事。是月，命右副都御史林聪往捕之，以便宜，擒戮渠魁数人，余悉解散，而奏籍指挥之受盗赂者。

锦衣卫指挥使门达专任理刑。千户谢通者，浙江人也，佐达理司事，用法仁恕，达倚信之。重狱多平反，有罪者以下禁狱为幸，朝士翕然称达贤。然是时上虑廷臣朋比，欲周知外事，多倚锦衣卫官校为耳目。指挥佥事安平逮杲以锦衣卫校尉为达及指挥刘敬腹心。上之复辟，大治奸党，杲缚锦衣百户杨瑛，指为张永亲属，又执千户刘勤于朝，奏其讪上，两人并坐诛。上以其强鸷，委任之，达反为之用。杲乃摭群臣细故以称上旨。白遣校尉侦事四方，文武大吏、富家高门多进伎乐货贿以祈免，亲藩郡王亦然。无贿者辄执送达，锻炼成狱。天下朝覲官大半被遣，逮一人，数大家立破。四方奸民诈称校尉，乘传纵横，无所忌。

寻又奏英国公张懋、太平侯张瑾及外戚孙继宗、孙绍宗并侵官地，立私庄。命各首实，懋等具服，乃宥之，典庄者悉逮问，还其地于官。懋，辅之子；瑾，軹子。

冬，十月，乙卯朔，李贤言于上曰：“今天下百姓颇安，惟有一害。”

上曰：“何害？”贤曰：“锦衣卫官校是也。”因备述锦衣卫官校差出者取财扰民之状，且曰：“今后被告者非有谋逆重情，不差官校，此害庶几少息。”上疑贤言过实，密令杲访之，果然有一人得银三四千两者，上召达戒之曰：“今后差官校，如有似前求索者，一体重罪不饶。”然卒任官校刺事者如故。

壬午，以武平伯陈友为征夷将军，充总兵官，剿寇宁夏。

十一月，蒙古孛来寇延绥。

当是时，孛来大举寇陕西，安远侯柳溥御之辄败，而饰小捷以闻，又纵其军扰民，御史劾之。十二月，戊午，溥以失律罢归。

上以边事急，忧形于色。恭顺侯吴瑾侍，进曰：“使于谦在，当不令寇至此。”上为默然。瑾忠信，上爱之，常命左右。尝欲使守甘肃，辞曰：“臣外人，若用臣守边，恐外裔轻中国。”上善其言，乃止。

御史刘濬劾柳溥败军罪，上怒濬，将罪之。李贤言：“御史耳目官，不宜谴。”石亨因濬贤曲护，上浸疏贤。寻悟，待之如初。

天顺三年

春，正月，乙未，祀南郊。

蒙古孛来以二万骑入犯。甲辰，定远伯石彪、彰武伯杨信败之于安边营，都督佥事周贤、都指挥李鉴战死。彪连战皆捷等，斩敌平章鬼力赤，追出塞转战六十余里，生擒四十余人，斩首五百余级，获马驼牛羊二万余，为西北战功第一。捷闻，进彪为侯。

两广僭蛮叛，所在蜂起，列郡咸被害，将吏率缩朒观望。庆元同知高要叶祯誓不与敌俱生，募健儿日训练。峒酋韦父强数败官军，祯生縶之，其党忿，悉众攻城。旗山守将拥兵不救。祯率健儿出战，叛僭却去。旋蹶祯，战相当，祯子公荣死之。

癸丑，叛僭围鸡刺诸村，祯率三百人赶赴。道遇叛僭人头山下，鏖战，祯被数枪，手刃敌一人，与从子官庆及三百人皆死。岭南素无雪，是夜大雷电，雪深尺许。叛僭释围去，诸村卒得获全。

二月，丁卯，遣御史吕洪及中官往广东雷州、廉州采珠，从中官福安奏也。

右佥都御史叶盛巡抚两广，泷水僭风弟吉肆掠。夏，四月，壬子朔，盛督诸将生擒之。时朱瑛等讨田州叛苗吕赵，久不定，瑛以病征还。赵势愈獗，杀知府岑鉴，占据地方，伪称太平王，图谋岑氏宗族，冒袭知府职事，上命盛总兵速讨。两广叛僭益起，所至破城杀将。诸将怯不敢战，杀平民冒功，民相率从叛。盛以僭、苗出没不常，请自今攻劫城池者始以闻，余止类奏。疏至兵部，驳不行。

贵州东苗千把猪等僭号称王，攻都匀诸卫。诏南和侯方瑛与右副都御史、赞理军务南官白圭合川、湖、云、贵军讨之，圭以谷种诸夷为东苗羽

翼，乃分兵。瑛、圭进兵青崖，使总兵李贵进牛皮箐，参将刘玉进谷种，参将南阳李震进鬼山，所向皆捷。己巳，合兵攻石门山，叛苗退据六美山翁受河，诸军齐进，遂生擒千把猪，送京师磔之，诸苗震骇，边方悉定。

瑛前后克寨几二千，俘斩四万余。平苗之功，前此无与比者。

五月，庚子，诏都督刘深充总兵官，会两广守臣讨广西叛僮。

六月，辛酉，复命巡抚官以八月集京师议事。

忠国公石亨既数兴大狱，构陷耿九畴、岳正等，大权悉归之。无日不进见，数预政事。所请或不从，赧然见于辞色。即不召，必假事以入，出则张大其势，市权利。久之，上不能堪，一日语李贤曰：“阁臣有事须燕见，彼武臣，何故频见。”遂敕左顺门，非宣召毋得纳总兵官，亨自此稀燕见。

亨尝白上立碑于其祖墓。工部希亨指，请敕有司建立，翰林院撰文。上以永乐以来，无为功臣祖宗立碑故事，责部臣，而令亨自立。初，上为亨营第宅，既成，壮丽逾制。上登翔凤楼见之，顾问恭顺侯吴瑾曰：“此何人居？”瑾谬对曰：“必王府。”上笑曰：“非也。”瑾曰：“非王府，谁敢僭逾若此？”上颌之，因顾内臣曰：“亨之横，无人敢发其奸者。”由是益衔之，遂杲知上意，伺其阴事。

亨既权侔人主，而从子彪亦封定远侯，骄横如亨。两家蓄材官猛士数万，中外将帅半出其门，都人侧目。彪善用斧，骁勇敢战，本以战功起家，不藉父兄荫，然一门二公侯，势盛而骄，多行不义。及是，以大同为天下精兵处，谋镇之，与亨表里握兵柄，结内外之援，令千户杨斌等奏保。上觉其诈，疑其异志，收斌等拷问得实，震怒。秋，七月，辛巳，趣召彪疾驰入京。八月，庚戌朔，彪至京，即下锦衣卫狱，门达鞫之，得其绣蟒龙衣及违式寝床诸不法事，罪当死，遂籍其家，命逮杲赴大同械其党都指挥朱谅等七十六人。杲因发彪弟庆他罪，连及者皆坐。

方彪事之发，言官将于朝班劾彪，上闻之，大怒。己未，禁文武大臣、给事中、御史、锦衣卫官往来交通，违者依铁榜例论罪。

九月，丙午，建安老人贺炘上书论时事，略言：“今铨授县令，多年老监生。逮满九载，年几七十，苟且贪污。宜择年富有才能者，其下僚及山林抱德士，亦当推举。景泰朝，录先贤颜、孟、程、朱子孙，授以翰林博士，俾之奉祀。然有官无禄，宜班给以昭崇儒之意。黄干、刘燊、蔡沈、真德秀配祠朱子，亦景泰间从佥事吕昌之请，然未入祝辞，宜增补。预备义仓，本以振贫民，乃豪猾多冒支不偿，致廩庾空虚。乞令出粟义民，各疏里内饥民，同有司散放。”未几，又言：“朝廷建学立师，将以陶冶土类。而师儒鲜积学，草野小夫夤缘津要，初解免园之册，已厕鹵莽之群。及受职泮林，猥琐贪饕，要求百故；而授业解惑，莫措一词。生徒亦往往玩愒岁月，佻达城阙，待次循资，滥升太学。侵寻老耄，幸博一官。

但厘身家之谋，无复功名之念。及今不严甄选，人材日陋。士习日非矣。”上善其言，下所司行之。

石亨闻石彪下狱，惧而请罪，上慰谕之。亨请尽削弟侄官，放归田里，上不许。及籍彪家，命亨养病。亨尝遣京卫指挥裴瑄出关市木，遣大同指挥卢昭追捕亡者。至是事觉，法司请罪亨，上置不问。法司再鞫彪，言彪初为大同游击，以代王仕彊增禄为己功，仕彊至跪谢。自是数款彪，出歌妓行酒。彪凌侮亲王，罪亦当死。因劾亨招权纳贿，肆行无忌，与术士邹叔彝等私讲天文，妄谈休咎，宜置重典。冬，十月，庚午，上命鞫彪于狱，亨闲住，罢朝参。

亨既得罪，上复问李贤以“夺门”事。贤曰：“‘迎驾’则可，‘夺门’岂可示后？天位乃陛下固有，‘夺’即非顺。且尔时幸而成功，万一事机先露，亨等不足惜，不审置陛下何地！”上悟曰：“然。”贤曰：“若郕王果不起，群臣表请陛下复位，安用扰攘为？此辈又安所得邀升赏，招权纳贿安自起？老成耆旧依然在职，何至有杀戮降黜之事致干天象？《易》曰‘开国承家，小人勿用’，正谓此也。”上曰：“然。”因诏自今章奏勿用“夺门”字，议革“夺门”功，穷治亨党，诸夺门冒功者许自首改正，是由亨得官者四千余人悉黜，朝署一清。

是月，命法司会廷臣霜降后录重囚，谓之“朝审”，遂为定制。

越主邦基庶兄谅山王宜民杀邦基及太后阮氏而自立，华名曰琮，改元天兴。

十一月，癸未，平蛮将军、湖广、贵州总兵官、南和侯方瑛卒于镇所。瑛天姿英迈，晓古兵法。尝上练兵法及阵图，老将多称之。为人廉，谦和不伐。所至镇以安静，民思之，久而不忘。

都督金事李震从瑛征伐，数有功，至是代镇。

礼部尚书缺，上问李贤，贤曰：“老成清介，无如耿九畴。”即召还。丁未，九畴入见，怜其老。改南京刑部尚书。

是岁，蒙古金帐汗王兀鲁黑哈麻卒，子阿黑麻嗣立。兀鲁黑哈麻无治国才，在位三十余年，而国势日衰，宗王内相争，其国遂分。秃花帖木儿之后王哈吉格来于顿河及第聂伯河下流间自立汗国，称克里米亚汗国，而秃花帖木儿之又一后王乌鲁与其子马赫穆提克建国于不里阿耳，称喀山汗国。阿黑麻既立，其侄卡西姆争位不胜，复于顿河、伏尔加河下流及库班河、捷列克河间自立汗国，称阿斯特拉罕汗国。金帐汗国遂一分为四。

天顺四年

春，正月，丁亥，祀南郊。

癸卯，锦衣指挥逯杲奏石亨怨望，与其从孙后等造妖言，蓄养无赖，专伺朝廷动静，不轨迹已著。廷臣皆言不可轻宥，乃下亨诏狱，坐谋叛律。

论斩，没其家赀。

二月，壬子，广西叛僮攻梧州，指挥萧瑛遁去，城遂陷。

癸亥，石亨瘐死狱中，法司请戮其尸，梟首示众，上以李贤言，命瘞之。

丁卯，石彪弃市，并诛石后。

都督杜清出亨门下，后尝言“土木掌兵权”语，盖言杜也。事觉，清亦流金齿。

时右金都御史韩雍佐左都御史寇深理院事。石亨既死，锦衣指挥刘敬坐饭亨直房，用朋党律论死。雍言：“律重朋党，谓阿比乱朝政也。以一饭当之，岂律意？且亨盛时大臣朝夕趋门，不坐，独坐敬何也？”深叹服，为出之。

户部尚书沈固罢，上难其代，李贤荐“年富执法不挠，可居此职”，上以为然。左右有不悦于富者，谓富“不宜再举”。上因语贤曰：“户部非富不可，人多不喜富，此富所以为贤也。国计所关，岂顾私情。”丙子，特召任之。

广西巡按御史吴祜选调官军土兵讨吕赵，攻破功饶、婪凤二关，直捣府城。赵携妻子，挟知田州岑铎等宵遁。官军追至云南富州，夺回铎等及其子若婿，敌悉降。赵以数骑走镇安府，追及之，斩赵及其子四人，获其妻孥。复委知府岑鏞仍掌府事，抚安人民。三月，壬午，以捷闻，田州平。上遣使赍敕奖谕祜等，并敕鏞谨守法度，保全宗族。

夏，四月，己酉，分遣内臣督浙江、云南、福建、四川银课。

壬子，襄王瞻墋来朝。上命百官朝瞻墋于邸，又诏瞻墋诣昌平谒三陵。及辞归，礼送加隆，且敕瞻墋岁时与诸子得出城游猎，盖异数也。

五月，己亥，罢中官督苏、杭织造。

既而上命中官往苏、松、杭、嘉、湖增织彩币七千匹。工部右侍郎莆田翁世资以东南水潦，民艰食，议减其半。尚书赵荣、左侍郎霍瑄难之，世资请身任其咎，乃连署以谏。上果怒，诘主议者。荣等委之世资，下诏狱，谪衡州知府。

越黎宜民既弑立，纷更制度。六月，大臣阮炽等起兵废杀之，拥立故王邦基之弟嘉王思诚即位，华名曰灏，改元光顺，追赠邦基为仁宗。

秋，七月，乙亥朔，日有食之。

八月，甲子，蒙古孛来、毛里孩分兵三道自大同威远西拥众南行，大同总兵官李文、宣府总兵官杨能御之，畏其锋，不敢出。癸酉，敌遂大举入雁门，掠忻、代、朔诸州。烽火彻京师，居民惊走，拥入禁城，不能止。

上忧之，召李贤，贤言：“宜出军紫荆、倒马二关。非欲与之对敌，一则安抚人民，一则使彼知惧，不敢深入。”会兵部奏请遣将统京军赴大

同，上曰：“缓不及事，徒劳士马，惟驻关之策可行。”于是遣都督颜彪领兵赴紫荆关，冯宗领兵赴倒马关。

九月，庚辰，李来围大同右卫，寻以有备，引兵还。

庚寅，命抚宁伯朱永，都督白玉、鲍政备宣府边。永，谦之子。

初，麻城人李添保以逋赋逃入苗中，伪称唐太宗后，众万余，僭王，建元“武烈”，剽掠远近。壬辰，湖广、贵州总兵官李震进击，大破之。添保遁入贵州鬼池诸苗中，复诱群苗出掠。震擒之，送京师，寻破西堡苗。

冬，十月，甲子，上阅京营将领骑射于西苑。十一月，丁酉，阅随操武臣骑射于西苑。

闰十一月，丁巳，以月食失占，下礼部右侍郎兼掌钦天监事汤序于狱。上谓李贤曰：“月食人所共知，钦天监失于推算，以致救护不行。”因言：“序掌监事，遇有灾异，多隐蔽不言。天文吉事，却详书以进。朝廷正欲知灾异以见上天垂戒，庶知修省，今序如此，岂为臣尽忠之道。”贤对曰：“自古圣帝明王，皆畏天变，圣意实同。”序寻出狱，降太常少卿。

己未，上幸郑村坝，阅甲仗军马。

十二月，己卯，上从容谓李贤、王翱曰：“徐有贞何大罪？为石亨辈所陷耳。其释归田里。”即日传旨释有贞回原籍苏州居住。有贞初出狱时，感马士权恩，拊其背曰：“子，义士也，他日一女相托。”及归籍，士权时往候之，绝不及婚事。士权辞去，终身不言其事，人以是薄有贞而重士权。

丙申，以山东左布政使万安刘孜为右副都御史，巡抚江南十府。苏、松财赋，自周忱立法后，代者多纷更，民不胜烦扰，思忱不已。孜首访忱遗积，斟酌行之，民称便。

是岁，哈密忠顺王卜列革卒，无子，母弩温答失里主国事。弩温答失里为瓦剌也先弟伯都王及从子兀忽纳上书乞恩，授伯都王都督佥事，兀忽纳指挥佥事。

天顺五年

春，正月，庚戌，祀南郊。

吏部尚书王翱年老，上思得其副。会吏部左侍郎缺，翱与李贤共荐巡抚直隶右副都御史广宗崔恭。丙寅，以恭为吏部左侍郎。恭果直敢言，数劾权贵，既入部，置“劝惩簿”，有闻皆识之，翱甚倚也。

初，翱以贤言乃留，贤亦以翱言留，两人相得欢甚。当是时，李贤举贤任能，所荐引年富、轩輗、耿九畴等皆为名臣。时劝上延见大臣，有所荐，必先与吏、兵二部论定之。及入对，上访文臣，请问翱；武臣，请问兵部尚书马昂。两人相左右，故言无不行，而人不病其专。

二月，甲午，蒙古李来寇庄浪，诏都督冯宗率兵讨之。

丙申，镇守广东中官阮随奏：“大藤峽僜贼出没两广，累年为患，虽常会兵剿捕，而地里辽远，又两广军马不相统属，宜大举以创之。”诏都督佥事颜彪为征夷将军，充总兵官，调南京、江西及直隶、九江等卫官军一万隶之，讨两广叛僜。

三月，丙寅，贵州总兵官李震会广西军讨两广叛蛮，剿城步僜、僮，攻横水、城溪、莫宜、中平诸寨，皆破之。长驱至广西西延，会广西总兵官过兴军，克十八团诸僜，前后俘斩数千人。

夏，四月，癸巳，蒙古孛来入平虏城，诱指挥许颢等人伏死之。边报日亟，诏兵部右侍郎白圭督陕西诸军以讨之。

是月，上语李贤：“今府库钱粮，入少出多，且军官俸一季关银十四万两，何以为继？”贤对曰：“自古国家惟惧冗食，今一卫官有二千余员者。”上令贤与吏、户、兵三部议，贤上议“在京军官老弱残疾者，令兵部以次调外，却以军补其阙，以省冗费”。上曰：“此时恐难行。”贤曰：“宜安静行之，始无事然，使其不觉可也。”上颔之。

贤又曰：“今日军官，有增无减。自古赏功之典，虽金书铁券，誓以永存，然其子孙不一再传而犯法，即除其国；或能立功，又与其爵。岂有累犯罪恶而不行革黜者！若再因循久远，天下官多军少，民困岁供，此不可不深虑也。”上曰：“此事诚可虑，然亦当徐为之。”

当是时，上历土木之变，既复辟，困心衡虑，思有所振作。石亨既死，百政庶举，上任李贤，所言皆见听。而贤务持大体，尤以惜人才、开言路为急，每独对，良久方出。遇事必召问可否，或遣中官就问。初，于谦尝分遣降人南征，陈汝言希宦官指，尽召之还。贤力言不可，上曰：“吾亦悔之。今已就道，后当听其愿去者。”时岁有边警，天下大水，江南北尤甚。贤外筹边计，内请宽百姓，罢一切征求。上用其言，四方得苏息。

五月，丙午，蒙古孛来犯宣府。

锦衣卫指挥逯杲既发石亨奸，上甚倚重，而杲益发舒，既而听调事者言，诬宁王奠培弟弋阳王奠璫烝母。上令奠培具实以闻，复遣驸马都尉薛桓会杲按问。奠培奏无是事，杲按亦无实。上怒，责问杲。杲惧，乃以为实。戊辰，遂赐奠璫母子自尽，仍焚其尸。是日，雷雨大作，平地水深数尺，众咸冤之。桓，尚宣宗女常德公主。

南雄知府安福刘实居官三十余年，廉介爱民。中官过郡多邀索，弗与，遂折辱之，郡民大呼，拥实去。中官渐忿，诬以罪，逮下诏狱。是日，瘐死，郡人哀而祠之。

时中官颇横，上不能察。广东镇守太监覃记诬奏廉州知府李逊纵民窃珠，征逊下狱，逊因悉发记杖人至死及强敛民财物状，上怒，令鞫记，复逊职。

六月，丙子，蒙古孛来寇河西，官军败绩，关中震恐。

壬午，命兵部尚书马昂总督军务，怀宁伯孙镗充总兵官，帅京营军御之。

初，总督京营太监曹吉祥与石亨狼狈为奸，焰甚张，朝野仄目。久之，上稍觉其奸，意稍稍疑。及亨败，益疏吉祥。吉祥内不自安，渐蓄异谋，日犒诸达官，金钱、谷帛恣所取。诸达官恐吉祥败而已随黜退也，皆愿尽力效死。锦衣卫指挥同知逮杲本由石亨、吉祥进，讐亨致死，既见上疏吉祥，复奏吉祥及其从子昭武伯钦阴事，吉祥、钦大恨之。

千户冯益尝于景泰间请徙上于沂州，上复辟，以吉祥庇得不诛，因客于钦所。钦问：“自古有宦官子弟为天子者乎？”益曰：“君家魏武，其人也。”钦大喜。钦有家人百户曹福来，得罪逃去，奏行捕治，钦别遣人寻获，至家私掠死，言官劾之。秋，七月，己亥朔，上令杲按之，降敕遍谕群臣曰：“毋自专干宪典。”钦惊曰：“前降敕，遂捕石将军。今复尔，殆矣。”谋遂决。吉祥使掌钦天监太常少卿汤序择翌日昧爽，钦拥兵入，而已以禁军应之。

谋定，钦召诸达官夜饮。时孙镗方奉诏西征，将陞辞，夜与恭顺侯吴瑾俱宿朝房。达官都指挥使马亮恐事败，逸出，走告瑾。瑾趣镗由长安右门隙投疏入。二人皆武臣，拙于书，惟云：“曹钦反。”上得奏，急繫吉祥于内，而敕皇城及京城九门闭弗启。

钦闻亮逸，乃发兵，中夜驰往逮杲家，杀杲。又至西朝房，杀左都御史寇深。复至东朝房，斫伤李贤，以杲头示贤曰：“杲激我也。”执将杀之。时王翱亦为所执，力救乃免。钦复逼使贤草奏释己罪。贤密疏请擒贼党。

遂攻东、西长安门不得入，纵火。守卫者拆河坝砖石塞诸门，贼往来叫呼门外。孙镗走太平侯张瑾家，邀兵击贼，瑾不敢出。镗仓猝复走宣武街，急遣二子辅、軹呼征西将士，给之曰：“刑部囚反狱，获者重赏。”西征军奔集至二千人，始告之曰：“不见长安门火耶？曹钦反，能杀贼者必得重赏！”钦走攻东安门，吴瑾将五六骑觐敌，道遇钦，力战死之。贼复纵火，门毁。门内聚薪益之，火炽，贼不得入。天渐曙，钦党稍稍散去。镗以兵至，逐钦，斩吉祥从子铉、镡，軹斫钦中膊。钦走突安定诸门，门尽闭。奔归家，拒战。会大雨如注，镗督诸军大呼入，钦投井死。遂杀钦兄铎，尽屠其家。

癸卯，磔吉祥于市，夷其族。丙午，磔吉祥党汤序、冯益、陈守忠、丁顺等，皆籍其家。及吉祥姻党皆伏诛。

追封吴瑾凉武壮公，寇深谥庄愍。进封孙镗为侯，马亮以告反者，授都督。

先时扰攘，上不知李贤所在，忧急。及得其疏，大喜。贤裹伤入见，

慰劳之。贤因言：“曹贼既诛，急宜诏天下停不急务，与民休息。”又言：“自古治朝未有不开言路者，或设敢谏之鼓、诽谤之木以导之，或举旌奖赏劳升用之典以劝之，犹虑其缄默自保，或设不言之刑以惧之。圣帝明王，其惓惓求言若此者，唯恐不得闻其失也。惟奸邪之臣，恶其攻己，必欲塞之以肆其非。由是覆宗绝嗣，陷于大戮而不悟也。”上曰：“此吉祥、石亨、张軏辈实为之，宜列之诏中，咸使闻知。”庚戌，大赦，求直言。

寇深既死，左都御史缺，上难其人。六部举三人，以南京刑部尚书萧维祜居首，上曰：“此人曹吉祥所荐，非端士也。”大理寺卿李宾年虽少，然久典刑名。辛亥，命为右都御史。

当乱之起，工部尚书赵荣策马大呼于市曰：“曹贼作逆，壮士同我讨罪。”有至者数十人，即率之往。贼平，上与李贤言，叹荣忠，至是命兼大理寺卿。

上复念及岳正，谓李贤曰：“岳正固尝言之。”贤曰：“正有老母，得放归田里，幸甚。”乃释为民。

乱既平，马昂、孙镗西征皆止。戊午，命都督冯宗为平虏副将军，充副总兵官，御寇于河西。又以李贤荐，起王竑为左副都御史，与兵部右侍郎白圭参赞军务。

辛酉，蒙古孛来上书乞和，上遣都指挥詹升、窦显等赍玺书往谕降。

八月，癸未，加李贤、王翱皆太子少保。贤等固辞，不许。

是月，蒙古孛来以数万骑分掠西宁、庄浪、甘肃诸道，遂入凉州。左都督毛忠鏖战一日夜，矢尽力疲。敌来益众，军中皆失色。忠意气弥厉，拊循将士，复殊死斗。敌见终不可胜，而援军亦至，遂解去，忠竟全师还。忠初名哈喇，本西域人也。

冬，十月，壬申，以西边用兵，令河南、山西、陕西士民纳马者予冠带。

辛卯，詹升等至塞外，孛来等听命，遂遣使人贡，受约。又请改大同旧贡道而由陕西兰县入，亦从之，而寇掠如故。

十一月，丁酉朔，日有食之。

丙辰，上召李贤于文华殿，谓曰：“曹吉祥非无功，一旦犯法，诛殛无遗。且朕在南城时，若辈如何？一旦得志，却又忘之。朕今复位五年矣，未尝一日忘在南城时。是以每日视朝，朝享母后毕即亲政务，览章奏。至于饮食未尝拣择去取，衣服亦俱从便。”贤曰：“如此益见盛德。若朝廷节俭，天下百姓，自然富庶可期。”上曰：“愿卿勉辅朕躬，君臣一德。”

乙丑，命李震仍平蛮将军、总兵官，专镇湖广；指挥佥事李安充副总兵官，镇贵州。

四川松潘地杂番苗，密迩董卜韩胡，旧设参将一人。十二月，癸巳，守臣告警，廷议设副总兵，以都督同知许贵镇守。未抵镇而山都掌蛮叛，诏便道先翦之。贵分两哨直抵其巢，连破四十余寨。斩首千一百级，生擒

八百余人，余番远遁。贵亦感瘴气，未至松潘卒，上为辍朝一日。

天顺六年

春，正月，丁未，祀南郊。

白圭、王竑等分巡西边，圭遇敌于固原川，竑遇敌于红崖子川，皆破之。

戊申，蒙古孛来遣使入贡。二月，癸酉，敕孛来使臣仍从大同入贡。

庚寅，遣使册黎灏为安南国王。

三月，癸丑，召冯宗、白圭还。王竑仍留镇西边。

陕西管粮通政司参议历城尹旻因奏：“寇退河开，军马众多，人民供输罢极，请罢兵。”朝议虑有后警，难之。李贤上言：“兵可暂不可久，暂则壮，久则老。且寇在边，安能保其不来侵犯！若虑其复来，更无退兵之时。今陕西人民困极，宜如旻言，暂退军马以纾供亿。莫若令彼处官军且耕且守，调去军马俱令暂回，祇留文武官员一员提督城堡、军粮，庶为允当。”上以贤言为是，命廷议从之。

颜彪会两广巡抚叶盛讨叛徭，攻破七百余寨。夏，五月，庚子，驻军大藤峡，进击龙山，直抵梧、浔，所向皆捷。

壬寅，禁中外一切酷虐刑具。

六月，甲申，湖广总兵官李震率师由锦田、江华抵云川、桂岭、横江诸寨，破叛徭，俘斩二千八百余人。

秋，九月，乙未，皇太后崩。冬，十一月，甲午，葬孝恭懿宪慈仁庄烈齐天配圣章皇后于景陵。

甲辰，蒙古孛来劫兀良哈三卫寇边，宁夏兵击走之。

直文渊阁、翰林学士吕原内刚外和，与物无竞。性俭约，身无纨绮。归装惟赐衣数袭，分禄恤宗姻。既在阁，与彭时佐李贤，三人相得甚欢。贤通达，遇事立断。原济以持重，庶政称理。遭母丧，水浆不入口三日。诏葬毕即起视事。原乞终制，不允。乃之景州，启父兄殡归葬，舟中寝苦哀毁。体素丰，至是羸瘠。庚申，抵家甫襄事而卒，谥文懿。

颜彪之讨叛徭也，颇滥杀，平民无故被杀者甚众。巡抚两广右佥都御史叶盛属右参议朱英督察。参将范信诬宋泰、永平二乡民为贼，屠戮殆尽，又欲屠进城乡。英驰讯，悉纵去。信忿，留师不还。英密请于盛，檄信班师，一方始靖。潮州盗罗刘宁等流劫远近，屡挫官兵。英会师破灭之，还所掠人口数千，别置一营以处妇女，人莫敢犯。而言者终以滥杀事咎盛。十二月，癸丑，命协赞军务御史吴祯为右佥都御史、巡抚广西，而盛专抚广东。

癸酉，召王竑还京。

是岁，蒙古之东察合台汗王也先不花第二卒，其子笃思忒马黑麻嗣立。

天顺七年

春，正月，丙午，祀南郊。

丙辰，湖广洪江苗虫虾等纠合二千余人，伪称王侯，攻劫镇远屯寨。诏湖广、贵州诸将会师讨之。

吕原既卒，上问李贤谁可代者，对以詹事莆田柯潜，出告王翱，翱曰：“詹事陈文以次当及，奈何抑之？”明日，贤入见，如翱言。二月，壬戌，以文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，入阁预机务。文既入，数挠贤以自异，曰：“吾非若所荐也。”文，庐陵人。

丙戌，空中有声，上欲襁之，命李贤撰青词。贤言君不恤民，天下怨叛，厥有鼓妖。因请行宽恤之政，并请罢江南织造，清锦衣狱，止边臣贡献，停内外采买，上难之。贤执争数四，同列皆惧。贤退曰：“大臣当知无不言，可卷舌偷位耶？”

三月，壬寅，以旱，诏行宽恤之政，停各处银场。

甲辰，复令王竑督漕，抚准、扬。淮人闻竑再至，欢呼迎拜，数百里不绝。

是月，福建上杭民阙永华等为乱，都指挥佥事汶上丁泉善捍御。敌屡攻城，皆为所却。已而敌转炽。巡按御史安福伍骥闻，立驰入汀州，调援兵四集。骥单骑诣敌垒。敌不意御史猝至，皆擐甲露刃。骥从容立马，谕以祸福。敌见其至诚，感悟泣下，归附者千七百户。给以牛种，俾复故业。惟其首李宗政负固不服，遂与泉深入破之。泉力战，为敌所害。骥死恤伤，激以忠义，复与其战。连破十八寨，俘斩八百余人，四境悉平。而骥冒瘴病成疾，班师至上杭卒。军民哀之如父母，旦夕临者数千人，争出财立祠。

夏，四月，己巳，宣府、大同巡抚韩雍以议事入觐，上壮其貌，留为兵部右侍郎。上难其代，喟然曰：“安得如雍者而任之。”李贤荐山东按察使濬人王越。越多力善射，涉书史，有大略。及召见，伟服短袂，进止便利。上喜，擢右副都御史以行。甫至，遭母忧，夺情视事。越乃缮器甲，简卒伍，修堡垒，减课劝商，为经久计。

御史李蕃巡按宣府，或告蕃擅搃军职，用军容迎送。壬午，逮之下锦衣卫狱，荷校于长安门，数日而死。

当是时，逯杲既死，门达以守卫功，进锦衣卫都指挥佥事，其势张。遂踵杲所为，益布旗校于四方。伺百官阴事，以片纸入奏即获罪，以是告讐者日盛，公卿大夫莫不惴恐，中外重足立，而上益以为能。

外戚都指挥孙绍宗及军士六十七人冒讨曹钦功，达发其事。绍宗被责让，余悉下狱。盗窃户部山西司库金，巡城御史徐茂劾郎中赵昌、主事王珪、徐源疏纵。达治其事，皆下狱谪官。达以囚多，狱舍少，不能容，请城西武邑库隙地增置之，报可。御史樊英、主事郑瑛犯赃罪。给事中赵忠等报不以实。达劾其徇私，亦下狱谪官。给事中程万里等五人直登闻鼓，有军士妻醜冤，会斋戒不为奏。达劾诸人蒙蔽，诏下达治。寻又劾南京户

部侍郎马谅，左都御史石璞，掌前府忻城伯赵荣，都督同知范雄、张斌老聃，皆罢去。裕州民奏知州秦永昌衣黄衣阅兵。上怒，命达遣官核，籍其货，戮永昌，榜示天下。并逮布政使侯臣、按察使吴中以下及先后巡按御史吴琬等四人下狱，臣等停俸，琬等谪县丞。达初欲行督责之术，其同列吕贵曰：“武臣不易犯，曹钦可鉴也。独文吏易裁耳。”达以为然，故文吏祸尤酷。荣，彝子。

又公行请属，狎侮官司，即以罪下刑部者，亦莫敢捶撻。刑部广东司主事余姚毛吉独执法不挠，有犯必重惩之。达怙宠肆虐，百官道遇率避马，吉独举鞭拱手过，达怒甚。吉以疾失朝，下锦衣狱。达大喜，简健卒，用巨梃撻之。肉溃见骨，不死。复擢广东佥事。

丙戌，复遣中官督苏、杭织造。

五月，己丑朔，日有食之。

御史杨璉巡按辽东，韩祺巡按山西，锦衣卫校尉言其妄作威福。甲寅，璉以擅撻军职逮治，枷于都察院门前。六月，丁卯，祺亦下狱，荷校于长安门，数日而死。

当是时，陕西督储参政姜良、湖广参议李孟芳、陕西按察使钱博、福建佥事包瑛、陕西佥事李观、四川巡按田斌、云南巡按张祚、清军御史程万钟及刑部郎中冯维、孙琼，员外郎贝钿，给事中黄甄，皆为校尉所发下狱。瑛守官无玷，不胜愤，自缢死，其他多遣戍。湖广诸生马云以罪黜，诈称锦衣镇抚，奉命葬亲，布政使孙毓等八人咸赙祭。事觉，法司请速问，卒不罪云。

秋，七月，癸卯，太保、宁阳侯陈懋卒，追赠浚武靖公。

懋修髯伟貌，声如洪钟，胸次磊落，敬礼士大夫。靖难功臣至天顺时无在者，惟懋久享禄位，数废数起，卒以功名终。

章皇后之崩，钱皇后为宣宗废后胡氏言于上：“胡皇后贤而无罪，废为仙师。其没也，人畏太后，殓葬皆不如礼。”因劝复其位号。上问李贤。贤对曰：“陛下此心，天地鬼神实临之。然臣以陵寝、享殿、神主俱宜如奉先殿式，庶称陛下明孝。”从之。秋，闰七月，甲戌，上尊谥曰恭让诚顺康穆静慈章皇后，修陵寝，不祔庙。

戊寅，镇守湖广太监郭闵招谕洪江叛苗，不听。命总兵官李震、李安等分道入，苗退守平坤寨，官兵追至清水江，获其日虫虾。

广西所在苗瑶群起，将吏不能定。参将范信守浔、梧，瑶尽在境内，阴纳瑶赂，纵使越境流劫，约毋犯己。于是雷、廉、高、肇悉被寇。九月，甲戌，敕广东总兵官欧信、巡抚叶盛会广西总兵官泰宁侯陈泾讨叛瑶。泾，瀛弟。

卷第一百八十

【明纪二十七】起昭阳协洽十月，尽柔兆阏茂，凡三年有奇。

英宗睿皇帝下之下

冬，十月，丁未，命巡抚广西僉都御史吴祜节制两广诸军。

哈密自卜列革亡，亲属无可继者，乜加思兰见哈密无主，谋据其地，势危急。国人议当袭者，头目阿只等言故忠义王脱欢帖木儿外孙把塔木儿官都督同知，可继立。王母弩温答失里谓臣不可继君，而安定王阿儿察与忠顺王同祖，为请袭封。丙寅，奏上，上命都指挥贺玉往。至西宁逗遛不进，哈密使臣苦儿鲁海牙请先行，又不许。上怒，逮玉下吏，改命都指挥李珍，而敕安定、罕东护使臣偕往。然阿儿察以哈密多难，力辞不行，珍乃返。

哈密素衰微，又妇人主国，众益离散。乜加思兰乘隙袭破其城，大肆杀掠，弩温答失里率亲属部落走苦峪，犹数遣使朝贡，且告难。朝廷不能援，但敕其国人速议当继者而已。国人以残破故，来者日众。

掌锦衣卫事都指挥僉事门达权势隆赫，同列皆下之，惟都指挥僉事袁彬恃恩不为之下，达深衔之。廉知彬妾父千户王钦诬人财，奏请下彬狱，上语之曰：“任汝往治，但以活袁彬还我。”论赎徒还职。有赵安者，初为锦衣力士役于彬，后谪戍铁岭卫，赦还，改府军前卫，有罪，下诏狱。达坐安改补府军由彬请托故，乃复捕彬，擄掠，诬彬受石亨、曹钦贿，用官木为私第，索内官督工者砖瓦，夺人子女为妾诸罪名。军匠杨坝不平，击登闻鼓为彬讼冤，语侵达，诏并下达治。

初，李贤以达用事，锦衣官校恣横为剧患，累请禁止，上召达诫諭之。达怙宠益骄，贤乘间复具陈达罪，上复召戒达。以是达衔贤次骨，因谮贤受刑部尚书陆瑜金，酬以尚书。上疑之，不下诏者半载。至是，拷掠坝，教以引贤，坝即谬曰：“此李学士导我也。”十一月，丁卯，达得坝言，大喜，立奏闻，请法司会鞠坝午门外。上遣中官裴当监视。达欲执贤并讯，当曰：“大臣不可辱。”乃止。及讯，坝曰：“吾小人，何由见李学士，此门锦衣教我。”达色沮不能言，彬亦历数达纳贿状，法司畏达不敢闻，卒坐彬绞输赎，坝斩。狱上，上命彬赎毕调南京锦衣，坝禁锢。

当达之构贤也，上惑之，曰：“去贤，行专用彭时矣。”或传其语，时

矍然曰：“李公有经济才，何可去？”因力直之。且曰：“贤去，时不得独留。”语闻，上意乃解。

癸酉，叛僭夜薄梧州城，泰宁侯陈泾方驻城中，会议调兵。僭以三更驾梯入，泾不觉。僭遂入府治，劫官府，放罪囚，杀人无算，大掠城中，副使周璘被执，训导任琚被杀。致仕布政使宋钦挺身出，谕敌以大义，亦被害。泾集军来战，僭声言：“官兵莫动，动则杀周副使。”于是泾但拥兵自卫，不敢发一矢，纵僭出城与之讲和，僭寻遣璘还。

时官军数千，而敌仅七百骑，事闻，上切责，泾寻以罪征。方是时，诸军既进，时有斩馘，而僭势不衰，朝廷犹倚范信。乃擢范信都督佥事充副总兵，镇广东，而命欧信佩征蛮将军印，代泾镇广西。

乙亥，蒙古孛来遣使入贡，上以其屡犯境，欲却之。李贤等言于上曰：“胡虏叛服不常，自古皆然。中国驭之务得其道，今孛来遣人进贡，不过贪图财利而已，容之则喜，却之则怨。怨则必来扰害，莫若且宽待之。”从之。

壬午，以刑部囚自缢，下右都御史李宾、右副都御史林聪于锦衣卫狱。十二月，辛卯，复下刑部尚书陆瑜，侍郎阳曲周瑄、程信于锦衣卫狱，寻释之。皆门达所不悦，因构之也。

是冬，叛苗据赤溪湍洞长官司。湖广总兵官李震与贵州总兵官李安分道进，斩其渠飞天侯、苗老底、额头等六百四十余人，破寨二百，遂复长官司。

天顺八年

春，正月，乙卯，上不豫。

上卧文华殿，会有间东宫于者，上颇惑之，密告李贤。贤顿首伏地曰：“此大事，愿陛下三思。”上曰：“然则必传位太子乎？”贤又顿首曰：“宗社幸甚。”上起，立召太子至。贤扶太子令谢。太子谢，抱上足泣，上亦泣。

己未，命皇太子摄事于文华殿。

己巳，上大渐。

初，太祖崩，宫人多从死者。建文、永乐时，相继优恤。若张凤、李衡、赵福、张璧、汪宾诸家，皆自锦衣卫所试百户、散骑带刀舍人进千百户，带俸世袭，人谓之“太祖朝天女户”。历文帝，仁、宣二宗亦皆用殉，至十数人。宣宗之崩，嫔妃凤阳郭爱入宫方二旬，将殉，爱贤而有文，书楚声以自哀。词曰：“修短有数兮，不足较也。生而如梦兮，死则觉也。先吾亲而归兮，惭予之失孝也。心悽悽而不能已兮，是则可悼也。”世间悲之。郕王之薨，犹用其制，盖当时王府皆然，公侯亦有从其制者。至是，上召太子，谕之曰：“宫妃殉葬非古礼，仁者所不忍，其罢之。”阁臣捧诏惊惶，以为真盛德事。